

本埠生活录

初夏风物志

◆ 石磊

之一,江南岁月,一年里头,最合适穿丝的,莫过于初夏这一小段日子。早晚有浅浅的凉,丝衣一袭在身,无比之嫩无比之滑,清风里缓缓走一下,真是软若无物轻如出生。这样的人生质地,不用说,总是扑朔迷离稍纵即逝的,于是便教人百般怜惜不尽。到了午间,初夏的日晒亦是赤猛,身上的丝衣,焖出一点薄汗来,对老天四季的敬畏,因此就油然而生了。若是到了仲夏,总是穿不成丝了,粘腻在身上,繁褥邈邈一片,对老天就不是不敬畏,改成一肚子的腹诽了。不消说,仲夏自然是拣麻比拣丝,来得妥贴些。

除了初夏,晚秋时节亦是喜欢抓紧阳光,穿两天丝衣的。那种秋风秋雨里,凉薄至极的晨昏享乐,大寒前夕的丝滑放纵,通常是迷人至深的。秋很深的长夜,一身细丝,一点热酒,一夕绵绵夜话,沉溺到晓风残月,见白霜薄薄积聚在窗前,心里总是一紧,这就又一年的大好光阴,蹦蹦爬到了尾巴上,岁月真是容易极了。

然而,现在的女子,十个总有九个九,是不屑穿丝的了。这个蹦蹦跳跳的年代,这个坐立不安的气质,跟丝,实在是十万八千里,想想心都要酸和疼的,这就搁下不说了。

之二,初夏是个纵情乱吃的小季节。春天的吃食还没有完全落

尽,夏日的小美,已经一一崭露头角。此时此刻,万物生长从容不迫,寻芳食客,亦是兴致勃勃不厌其烦。饱有春天的富足,尚无盛夏的倦怠,最是乱吃的好时节。枇杷樱桃草莓甜瓜,一件一件地,跟珠宝似的摊成一天一地,叫人见了,还如何走得动路?芦笋鲜甜,怎么折腾都好吃至极,最好是整枝的笋子,高温略烤,一枝接一枝,就立在烤炉边,酣畅淋漓一气吃个够。蚕豆是迟暮了,不要紧,剥出粉绿的肉肉来,细细煮几顿蚕豆泥来吃,真真肥甜甘美欲罢不能。青团还没有吃够,粽子倒是早早就有了。肉粽杀气腾腾,自然是要吃一枚的;碱水粽水晶如玉,吃起来简直小有罪恶感;赤豆粽最让我爱不释手,是那个蕴在米里的红豆,有一种泪眼朦胧的小玉似的凄楚。顶顶好玩,是一边吃粽子,一边看各省各市的人群众,互相激烈鄙夷,广式粽子哪有嘉兴的好吃?客家粽子算什么东西?你们上海人肉粽里面就一块大肉,太省了吧,云云。看看粽子地域争,就知道文人相轻,实在不算刻薄的。最没劲,是洋人大多是不吃粽子的,他们看见中国人伟大的糯食,一般都很头大,他们粗犷的味觉系统里,基本上不太有糯那种概念。洋人关于吃食的盲点反正不胜枚举,不懂粽子的好,真也不算什么稀奇大事。

总是想得太多

看青

◆ 戴蓉

喜欢种花的她告诉我,她家栽种的都是些耐看的植物。花开的时候欣喜,但花期毕竟有限,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其实是要看着叶子度过的,因此叶子好看也很重要。我在网上看过她贴出来的盆栽,果然青绿的枝叶被她打理得颇有姿态。她养桔子花、金银花、米兰,试着往山水小盆景里移植几棵草或一小片绿苔。我带她到校园里看鸢尾花,她赞了一句花朵可以入画,听得出来,她觉得鸢尾的叶子乏善可陈。她说自己不大喜欢玫瑰,玫瑰叶没什么看头,即使是茶花光亮的叶子也比玫瑰叶强不少。她把欣赏绿叶称为“看青”,先前只懂得看花的我,被她提点着开始留意无花也自足的枝叶。

巧的是最近买到的一本书,就是用日常的眼光来写花草的。作者在皖南农村长大,她写葛:“它是豆科的植物,常匍匐生于道边杉木林下,或小山坡中,有时便被披挂挂缠

绕到树上去。其叶青而密,一柄分结三片,形如手掌,微微长一层白毛,夏天时开成穗的如豌豆花般的紫花”。文章以诗经里与葛有关的诗句开头,却没有把葛往文学的方向引,也没有企图制造一个田园梦,只是记录少年时熟悉的身边事物,平淡而有心,应该是懂得看青之人。

都说“各花入各眼”,可是大约没有什么人会讨厌绿叶,《红楼梦》中的李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曹雪芹没有正面描写过她的容貌,你也不会记得她穿过什么衣服。大观园里遍植奇花香草,可是她居住的“稻香村”只种稻麦。李纨没有大才和张扬的个性,但谦逊自制,懂得理解和体恤人。一大家子人都尊重她,园子里的年轻人结诗社是要请她牵头的。生活中更多的是这样的人,他们很少高谈阔论,对世事却有着深入的体会。

无花时看青,绿叶是种花人长日寂寂里的好伴。

让思想拐个弯

老幼病残孕专座

乘坐公共交通时要为老幼病残孕让座,是从小就知道的基本道德。读小学和中学的时候经常要写思想汇报,实在没得写了,就写今天坐车时怎么让的座,有几次还写出了激烈的思想斗争。后来长大了,出国游览时却发现让座的情形很少,因为有些人根本不坐,更别别说抢座了,另外就是车厢里一概都设有老幼病残孕专座,所以不必让座。这种专座,其他人很少坐在上面,即便坐了,该坐的人一上来,也马上起立。当然也有例外。我去瑞士时登上公共汽车,满车都是老年人,而且都坐着,只有专座空着。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见我站着,便指着专座非要我坐下,说这里没人坐。她说的没错,该坐的人都有座位,专座自然也就没人坐了。

老幼病残孕专座的概念近些

年也已经被引进,地铁、公共汽车上都设有这样的位置,但这种意识却远远没有普及。就我所见,很多年轻力壮、腿脚无比灵活的人士一上车,尽管附近就有座位,还是一屁股就坐上了专座。以后当老幼病残孕上来了,基本也是视而不见。看来,一种意识如果没有确立,任何标志都会形同虚设,老幼病残孕专座的颜色还特别显眼,但对很多人而言,在这种颜色面前依然是色盲。

每当进入公交,广播里就会不停地传来有关文明的提醒,从“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”,到“请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”,可谓应有尽有。但我很奇怪,为什么就是没有“请将专座让给老幼病残孕”,或者“请尽量不要占用专座”的提示。结果,一方面,我们可以看到有人让座,然后对方表达感激之情;另

在中心的边缘

下雨天难叫到车。从北京西路西康路那里办了事出来,果然20分钟也没有出租停下来。决定走。沿北京西路,只要走过陝西北路,走到石门二路,可以乘公交回家。

细雨霏霏,马路上的棵棵绿树闪闪的,精神起来。路过有花园和草坪的大学与研究机构,凡是绿色的植物都显得洁净可喜。“要了解一个城市,最好是用脚亲自走一走。”想起爱旅行的朋友说的这句话。接在下面,是自己的补充:“最好是在下雨天,下雨小的时候。”这个城市的灰尘——车子开过去的废气,开工挖路而来的尘土,行人丢弃的废物,使你若在下午的马路上行走,实难享受行走的快乐。

走得愉快,不辨东西,穿过了常德路、胶州路,然后,突然发现,北京

诗歌口香糖

无题(307)

◆ 严力

➡ 每当乌鸦在草地上矫健地移动时
我总觉得它们身上
擦了太多的鞋油
而不断滑落下来的阳光
却把草地刷得更加翠绿

➡ 语言经历过各种笼子
但没一个笼子能关住脏话

➡ 再聪明的头也会回头
头与智商无关
与颈推功能有关

➡ 在被贪污掉几块砖的地方
生活一次次踏空
有人在那里
垫了一块临时的木板
但木板也很快被贪污了

➡ 工业和高科技经常一不小心
就把本来没保鲜期的空气
包装出了保鲜期
而且经常是没出厂
就已过期

➡ 有些人发言之后话还在飘
有些人话没说完嘴
先飘走了

➡ 哲学家与常人的差别
在于
前者能把头举在肩上挥舞

都市 专栏



周刊 第 307 期

老幼病残孕专座

◆ 顾土

一方面,却有人占着专座不起来,周围的人也熟视无睹;当然,还有新闻不时传来,说某老人因为对方不让座就扇了人家几个耳光,或是某老人一屁股坐在了别人的腿上。

不占用老幼病残孕专座,或是将专座及时让给老幼病残孕,是乘客的道德底线,人人必须遵守;而将本属于自己的座位让与别人,则是一种高风亮节,是自愿行为。一个社会的道德维系,首先依赖的是底线遵守,因为这是多数人必须做到的,之后才应该提倡高风亮节,多多益善。当专座只属于老幼病残孕时,当人人都对占据老幼病残孕专座的行为表达蔑视时,车厢里老幼病残孕才会肯定有座,既不必焦急地盼望高风亮节的出现,也用不着为了个座位千恩万谢或者大打出手,更不致发生道德的两极分化。

永远的市中心

西路中断!前面是十字交叉的乌鲁木齐路和愚园路。自己是朝目的地走了相反的方向了。

这样的走一走,就知道北京西路的源头了。

“到底是乡下人啊,会走错路。”家人调侃。

那天,从武康路巴金故居出来,偶然去对面一个小咖啡馆,惊讶。小小院落用玻璃搭了顶棚,几张红底白格棉质桌布铺就长条餐桌,老式橱柜摆放白底碎花的各式瓷盆、外文书籍,墙上挂数幅风景油画。天井里呈梯形状,错落有致地爬满绿色藤蔓、白色满天星、粉红色蔷薇花……石雕小天使与铸铁花园灯隐约其间——随意走进的一处所在竟是如此精致而有情调。空间竟会被利用得这般巧妙。也不必意外,在复兴西路、茂名路、桃江路,随便走走,就可以发现一家家有格调的咖啡馆、酒吧,简易西餐室,装潢、设计、到伺者的衣装,都有根基,有品位。在边远之地,你很难看到老房子是被如此精心对待。消费层次的定

永远的市中心

◆ 南妮

位,决定了消费场所的定位。老外多租住市中心。

上海的北面这几年有多个商业中心建起,时尚百货,各式餐饮,什么也不缺,人气永远旺旺的。幢幢高楼造起,入住人口密集。SHOPING茂里那滚滚的人潮,与西区的清幽是一个对比。

也许西区是老了,武康路,湖南路,余庆路……但是,排排老树掩映着老洋房,洁净的马路少有行人,居家式酒吧能吃到正宗的烤牛排,是这样具有着静气与品质。200平米的二手房卖到千万元,如果是新楼,那是天价了。

住在非中心,为了孩子念一个好学校,在市中心租房的人,何其多。各区都有好学校,但是徐汇、静安的好学校仍然是首选。“讲地段永远是真理,但地段是对富有者而言的。”“非中心是用来住的,市中心是用来逛的。”

以我的行走经验,逮着机会就告诫那些还在痴心做“中心梦”的人。

钢笔画世界



爱琴海中的伊德拉斯岛

杨秉辉 画\文

伊德拉斯岛为希腊旅游热点岛屿之一。大文豪雨果、拜伦皆曾到此游历,在彼等著作中亦多有表述。不过今人多因意大利影星索菲娅·罗兰在此拍摄电影《孩子与海豚》而知其名。有趣的是该岛面积近50平方公里,人口3万有余,但岛民议,为保护环境,岛上禁止机动车行驶,交通只赖驴、骡二畜。我们在岛上确实未见机动车辆。该地太平世界,没有警车也许可以,市长先生骑驴上班也行,不过也没救护车或是救火车,也就有点环保过头了。

好好写,更要好好过

西南的琐事尘语

◆ 洁尘

美国南方盛产才华别致的女作家,就上个世纪差不多同一文学时代来说,卡森·麦卡勒斯和弗兰纳里·奥康纳是领衔人物,这两位都有所谓的哥特气质。还有一位享有盛名的是尤多拉·韦尔蒂。

尤多拉·韦尔蒂则没有什么哥特气质,她不黑暗,但色调斑驳厚重,其笔下所呈现的美国南方普通人有着俗世之人所拥有的体温、呼吸和伴随着体温和呼气所带来那些混沌的东西;在她的短篇小说里,美国南方的这些小人物因为别致的裁剪和呈现,有着一种创面式的细腻耐看的纹理。

较之经年累月受病痛折磨、最终英年早逝的麦卡勒斯和奥康纳,韦尔蒂幸运多了。她生于1909年,比麦卡勒斯和奥康纳大了差不多十来岁;她在2001年去世,活了差不多一个世纪,而麦卡勒斯和奥康纳则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撒手人寰了。健康长寿让韦尔蒂将其一生的成就以及壮观的赞誉尽收眼底,不管这份成就和赞誉对于她来说是否入心,但毕竟还是很欣慰的。

护佑着韦尔蒂的,有她的才华、运气,还有优裕的家境、平顺的经历、融洽的家庭以及包括音乐、阅读、园艺等在内的丰富的个人爱好。甚至可以说,狭窄固定的生活环境也在一定程度上护佑了她。除了早年的外出求学和之后短暂的

外出工作、旅行,她一直生活在其家乡密西西比州的一个叫杰克逊的小城里。

在读韦尔蒂的经历时,有两个地方让我感觉特别欣慰。一是她一辈子身边相处的都是家人、发小、终身的朋友和熟人;二是她过着正常的社会生活,她这样说,“我根本没有文学生活,也许,这说不上是告白。但我真的感觉我喜欢的人和事都活在真实的人类世界中,它们一点儿都不杂乱……我不愿了解文学生活。”我喜欢过得好、过得舒展、过得不拧巴的人,我喜欢接近这种气场通顺的人。

文学评论家凯瑟琳·安妮·波特说,韦尔蒂的作家生涯与美国作家生涯的绝对传统完全相背,那个绝对传统是这样的:“惊人的跌宕起伏、艰难苦楚及意外的好运、在遥远的国家旅行、知识分子精神上的放逐、为自保而逃离、带着寻根的决心和乡愁回归,还有乱七八糟互不搭界的工作经历。”应该说,这份所谓的美国作家生涯的绝对传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,在这个世界上,无数有文学理想的年轻人或者不年轻的人,都自觉不自觉地按照这份作家生活指南在生活,神经和情感都为之经历着各种磨砺……

所以啊,好好写,但更要好好过,其他的,交给天神来决定吧。